

今古傳奇
故事

七年典藏

最
江湖



鳳凰出版傳媒集團
鳳凰出版傳媒集團
江蘇文藝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责任编辑 黄孝阳
邮箱 Leanwang@163.com



七年典藏

非常新 足够酷 特别炫

奇闻逸事扣人心弦

奇风异俗颠倒众生



最江湖



ISBN 978-7-5399-2629-2



9 787539 926292 >

定价: 20.00 元(全二册)



最江湖

非常新 足够酷 特别炫

2

鳳凰出版傳媒集團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JIANGSU LITERATURE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最江湖 / 《今古传奇:故事版》杂志社编. —南京: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07. 7

(最文库)

ISBN 978-7-5399-2629-2

I. 最... II. 今... III. 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96794 号

书 名 最江湖

编 者 《今古传奇:故事版》杂志社

责任编辑 黄孝阳

责任校对 二 木
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照 排 南京水晶山制版有限公司

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开 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

字 数 360 千

印 张 13

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,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2629-2

定 价 20.00 元(全二册)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乾隆住店	徐 涛 (1)
神判	安昌河 (6)
神奇的水龙珠	吴宏庆 (11)
梳子刘	安昌河 (15)
乞丐	叶雪松 (20)
蝇丐奇缘	马敬福 (24)
真假长生树	江四来 (27)
治玉记	于 强 (32)
追钟	彭龙霞 (35)
名厨的最后一道菜	吴宏庆 (39)
尿王传说	吴 斌 (43)
夺命月光斩	彭晓斌 (47)
钱山之谜	安昌河 (50)
搞技	于 强 (54)
杀手的遗嘱	彭龙霞 (58)
杀手之死	彭龙霞 (62)
神厨飞刀	渔歌子 (66)
神刀郑六郎	夏 洛 (69)
神媒花娘	安昌河 (74)
生死棋友	叶雪松 (78)
失剑	冯瑞广 (82)

师娘出马	于 强 (87)
售布方叟	慕容无言 (91)
水阁观音	郭凤英 (95)
死囚和刽子手	司马非马 (99)
螳螂捕蝉	何东流 (103)
天罡地煞救苍生	王应良 (108)
天剑绝刀	温 尧 (113)
天下赌局	时未寒 (116)
无影花贼	吴永胜 (122)
武林大印	华发生 (127)
花衣笛手	七 七 (131)
琉璃记	七 七 (136)
求索之旅	七 七 (141)
铁芬尼长夜	七 七 (146)
当年武功不寻常	姜泽华 (150)
闹市隐侠	于晓斯 (154)
陀枪皮哥	黄 胜 (164)
玄机	王剑君 (168)
义匪	李澍声 (173)
义冢	王应良 (177)
玉门冢	冯 舒 (182)
玉人复仇	董海明 (186)
御鸟女侠	王东生 (190)
纸衣夜行侠	顾文显 (193)
朱元璋之死	马 丽 (198)
最后一次鼓集	姜泽华 (201)



乾 隆 住 店

徐 涛

乾隆每天翻阅奏折，发觉那帮大臣要官时就报五谷丰登，要钱时就报水旱蝗灾，便决定来一次微服私访。于是他扮作丝绸商，带了贴身保镖李贵，轻装简从，来到江浙一带。

这天，乾隆和李贵正在街头闲逛，忽听一人叫道：“走过路过，切莫错过，错过没得后悔药！”一时间不少人围了过去，乾隆一看，叫喊的是一个面黄肌瘦的中年男子，他身边还带着一个十来岁的孩童，原来是玩小把戏卖艺的。

只见那男子拿着一把细嘴酒壶，口里念道：“为名忙，为利忙，劳碌奔波愁断肠。一壶浊酒下肚去，贫富生死由他娘！”说着他一扬酒壶，“小的自幼云游四方，有幸在崂山遇见一位奇人，学到一种水变酒的绝技。各位若是学会这种绝技，啥时想喝酒就有酒喝，省得要酒钱受老婆的气，赊杯酒讨店家的无趣！”

围观的人嚷起来：“口说无凭，现场试试！”于是马上有人舀了一瓢凉水，递给卖艺人。卖艺人把酒壶盖揭开，将凉水倒进去，稍一会儿，倒出半杯来请人品尝。一个人喝了一口，啐道：“哄鬼呢，还不是水？”卖艺人呵呵一笑：“火候没到呢。”这时，那孩童就端过来一个铜盘，原来“火候”就是要赏钱呢。有人丢了几文钱，卖艺人嘴里念叨了几句，酒壶一仰，重新倒了一杯，大家一尝，嗨，好香的酒啊！顿时，铜钱雨点似的撒到铜盘里。

看到这里，乾隆微微一笑，对卖艺人道：“我虽没到崂山学法，却想借你这把酒壶，也来献个丑。”卖艺人哪里肯给他。乾隆劈手夺过酒壶，对众人道：“我也有点小法术，大家说要水我就倒水，要酒我就倒酒。”有人说要水，果然倒出是水，有人说要酒，果然倒出是酒。众人赞叹不已，乾隆却哈哈一笑：“其实这壶是双层的，下面是酒，上面是水，壶把上有两个小孔，松开上面的孔，倒的是水，松开下面的孔，倒的是酒。这不过是哄钱的把戏！”众人恍然大悟，笑骂一声，呼啦一下把丢进铜盘里的钱抓了个干干净净，人也走得精光。

乾隆洋洋得意，卖艺人却怒道：“因家乡遭灾，我和孩子被迫出来卖艺，无

转了半日，到掌灯时分，乾隆和李贵来到城西，见路边有一座独门独院的房屋，檐下招牌上写着“丝瓜客棧”。乾隆觉得这名字有趣，就对李贵说：“我们不妨在这里住上一晚。”两人便挑了一间上好的大房，刚坐定，客棧老板又领了两个客人进来，安排在他们对面的一间小房里。乾隆和李贵一看，原来是那两个卖艺的。李贵皱皱眉头说：“怎么他们也住进来了？”乾隆摆摆手道：“不妨，他们住他们的，我们住我们的。”

也许是客栈的床板太硬，乾隆翻来覆去，到半夜才勉强合眼。迷迷糊糊中，他忽然听到门外一阵哒哒的马蹄声，接着便是一阵嘈杂的脚步声向客栈中走来。乾隆想大概是夜间投宿的客人吧，他索性不睡了，轻手轻脚走到院子中。只见客栈老板房内亮着一盏微弱的灯，几个人正压着嗓子说话。乾隆侧耳一听，顿时惊得张口结舌。原来这城外几十里的地方有一座葫芦山，山



上聚着一拨强盗，“丝瓜客栈”就是葫芦山强盗设在城里的耳目，刚才进客栈的便是山上下来的强盗！丝瓜丝瓜，不就是“撕”脖子上这个“瓜”吗？

只听客栈老板说：“有好货送上门了，那个细皮嫩肉的丝绸商，包袱里足有一百多两金银。”一个强盗问：“那你说怎么办？”客栈老板说：“咱们就地解决。他们对面还住着一老一小两个客人，多少也有几两吃饭的碎银，先去把他们收拾了，免得碍手碍脚。”乾隆的心都要跳出来了，想赶紧回房告诉李贵，一转身，又差点惊叫起来，原来那个卖艺人不知什么时候也站在院子里偷听！卖艺人悄悄向乾隆打了个手势，两人蹑手蹑脚地各自回房。

乾隆将情况对李贵一讲，李贵也呆了。这时外面已经有了脚步声，想溜也来不及了。李贵心里叫苦不迭，心想无论如何也要保住乾隆的性命！

却说外边四五个强盗拿着明晃晃的大刀，脚步轻轻地朝卖艺人房间围过来，果然是先来“收拾”这一老一小了。一个强盗正准备撬门，忽听卖艺人嚷道：“什么破客栈，养的虱子能有麻雀大！儿子，把蜡烛吹燃，起来坐坐。”窗外透进朦胧的月光，只见那孩童一张嘴，一股火喷了出来，果真把桌上的蜡烛点燃了。几个强盗吃了一惊，收起了脚步。

卖艺人问：“我的儿，明天要用多少银子？”孩童说：“要十来两。”卖艺人说：“那就变十两吧。”强盗们又是一惊，争先恐后地透过门缝往里看。只见孩童从枕下拿出一个破口袋扔给卖艺人，卖艺人眯着眼念叨了几句，提起破口袋一抖，呼啦啦滚出几锭银子来，刚好是十两。孩童道：“爹，你也不怕麻烦，何不一次变个百八十两的？”卖艺人说：“那好，我给你变一麻袋，你天天扛着。”孩童不作声了。

几个强盗大眼瞪小眼，都呆了。有人道：“这两人非同寻常，咱们先找老大商量商量。”几个人暗中嘀咕了一会儿，悄悄溜了出去。过了片刻，客栈老板提了一壶茶过来，细声问：“客官，睡了吗？我给你送茶来了。”卖艺人说：“我正在数床上的虱子呢，哪里睡得着啊！”卖艺人一边唠叨，一边打开门，几个强盗笑容满面地走了进来，客栈老板说：“我刚才给客官送茶，正好看客官在房内变银子，真是开了眼！不知客官是哪路神仙？”

卖艺人轻描淡写地说：“瞧你说的，出门在外，如果没个变钱的花样，零花钱从哪里来？难道去偷去抢？”几个强盗听得痴了，一人问：“那你不能变金子？”卖艺人说：“笑话，变金变银不是一回事吗？”强盗们顿时兴奋起来，客栈老板说：“我去置办一桌酒菜，让活神仙给咱们开开眼！”卖艺人说：“既然如此，不妨把对面两位客人也请过来，大家一起乐一乐。”一个小强盗闻言赶紧去请乾隆。乾隆听见对面说得热闹，也猜到事情出现了转机，便暗中吩咐李



最江湖

贵，将行李都随身带着，以便见机行事。强盗们灌了几碗酒，嚷着要卖艺人变点金子。卖艺人又拿过那只破口袋，晃了几下，忽然“啪”的一声拍在桌上，一抖袋子，五个黄灿灿的小金锭出现在桌上。几个强盗小心翼翼地拿起金锭细看，足赤的真金！一个个仿佛做梦一般，差点晕了过去。乾隆和李贵也万分惊诧，他俩看得很清楚，那金锭分明就是他们包袱里的！

强盗头子大叫起来：“天爷爷呀，要是我们也能学到这种本事，还做什么打家劫舍的勾当，成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？”众强盗一起跪在卖艺人面前，头磕得咚咚响，要拜卖艺人为师。

卖艺人说：“看来咱们也是有缘，起来起来，先喝酒。这点小把戏算什么，呆会儿为师还有更绝的魔术呢！”卖艺人拿来那把“水变酒”的壶，说：“用我这把壶斟酒，先给你们沾点仙气。”斟完酒，乾隆和李贵一端碗，就知道自己碗里是水，于是不动声色地陪强盗们喝了起来。卖艺人边喝酒边吹牛，说自己在崂山遇见八仙，学到了七七四十九种仙术，上天入地，无所不能。乾隆这时候也不嫌他胡说了，只盼他把自个儿吹成是玉皇大帝的女婿。强盗们乐得云天雾地，端着碗一个劲地灌酒。几轮过去，强盗们全都酩酊大醉。卖艺人说：“好了，先教你们一个‘穿墙破壁’的绝技，你们在房内呆着，我在外面点谁的名，谁就可以径直穿墙而

出。”众强盗高兴得手舞足蹈：“好，好！”卖艺人向乾隆使了个眼色，几个人退到门外，顺手把门关上，“咣当”一下挂上一把大锁。卖艺人急忙对李贵说：“快去报官！”客栈外拴着强盗的马匹，李贵翻身上马，一溜烟去了。

过了一炷香的工夫，强盗们在房内嚷道：“师傅，怎么还不见你叫人呢？”卖艺人说：“别急，遁甲神被请去吃饭了，现在还没回来。”强盗们笑道：“难怪人间做官的贪，天上的神仙也晓得受贿呢。”说笑了一阵，李贵已领着大批官兵拥了进来。官兵们扑进门去，一干强盗早就醉成了一团泥，哪里还有还手之力？就在这时，一行穿戴整齐的官员走了进来，一排跪在乾隆面前，齐声说：“皇上受惊了，臣等罪该万死！”这一声，把卖艺人吓得魂飞魄散，双膝一软跪倒在地。

乾隆呵呵一笑：“方才你在强盗面前尚谈笑风生，这会儿没事了，为何如此胆小起来？”卖艺人磕头如捣蒜：“草民有眼无珠，冒犯了皇上，实在是罪该万死！刚才变戏法的银子是假的，金锭是向皇上‘借’的，请皇上治罪！”乾隆说：“哪里话，朕感谢你还来不及呢！日前，朕为了显示自己的博学，当众揭你老底，断你生路，让朕后悔莫及呀！”乾隆越说越动情，“现在朕明白了，若是朕和地方官员能对百姓多一份宽容，又有多少人愿意流离失所呢？山下多一条生路，山上少一个强盗，这话入木三分啊！”

乾隆顿了顿，又对卖艺人说：“虽说你救了朕的性命，可朕还是想找你讨件东西。”卖艺人惶恐地问：“不知草民有什么东西入得了皇上的法眼？”乾隆说：“朕想要你那把水变酒的‘神壶’。朕的性命关系着社稷安危，刚才就是把壶让我化险为夷，扭转了乾坤！”

后来，爱喝酒的人喜欢说“壶里乾坤大，酒中日月长”，却不知咱讲的这个故事，才是这两句话的本意和出处。



神判

安昌河

嘉庆十年春，一行快马沿官道疾驰而来，安州守兵赶紧打开城门。听见马蹄声急如阵鼓，安州百姓都出门观望，只见骑马者个个彪悍强健，皂衣亮甲，为首者目光如炬，神色冰冷。此人姓铁，刑部官员，精通刑狱律法，乃大清朝第一断案高手，人称铁判官。如此匆忙赶到安州，皆因安州出了一桩大事——就要进京接受重任的安州知府在临行前夜突然被杀，皇帝钦点他赶赴安州，限期破案。

铁判官一到，即刻召集安州府一千官员，细问由来。官员们犹豫再三，都说知府大人之死，并非人为，而是神灵惩处……

“神灵惩处？”铁判官一听，好生奇怪。二木人般脸，查得个，个上山，高头，

“大人休要奇怪，且听我们细说由来。”一位官员道。在安州城东南三里，有一座不知建于何时的判官庙，里面供奉着的判官，赤须靛脸、面目狰狞。乡邻间偶有争执，官府又无法了断时，就备些香烛纸钱到庙里各说因由，然后发下咒愿，请求判官显灵，主持公道。这是流传在安州百姓间的一种风俗，名曰“神判”，也叫“赌咒”。至于是否灵验，很难考证。但就在十年前，这庙里的判官却突然灵验了起来，但凡到庙里赌咒的，不出三日定有结果。

那一年夏天，安州溽热，有一屠夫午睡时放在枕边的一锭白银不翼而飞，他怀疑是街坊卖油翁偷的，就报了官。官府的人盘问搜索后一无所获，只得将卖油翁放了。但是屠夫坚信是卖油翁偷了他的银子，于是两人口角不断。最后，两人决定到判官庙请判官“神判”，各自赌咒。屠夫说，如果他冤枉了卖油翁，就断舌头；卖油翁说，如果他真偷了屠夫的银子，就掉耳朵。

第二天清晨，屠夫正待出门，卖油翁头上缠着白布，哼哼唧唧地找上门来了，说银子确实是他偷的。那日他去找屠夫赌钱，进门见屠夫熟睡，枕边放着一锭白银，便见财起意，偷偷拿了，藏在油缸里，可谓神不知鬼不觉。见屠夫闹得厉害，卖油翁心想就随他去判官庙赌个咒吧。官府都拿他没办法，那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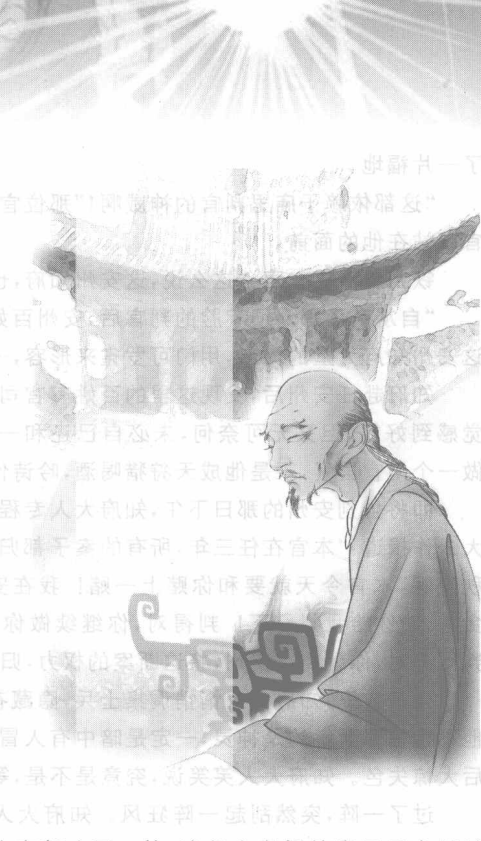
判官又能奈他如何？谁知道还真是“举头三尺有神灵”，就在他昨晚赌咒完了，回到家中时，突然听得有敲门声。他开门一看，也不见人，正要关门，突然感到耳朵一阵刺痛，伸手一摸，一只耳朵不见了。

这事发生后，判官声名远扬。但真正让安州百姓见识到判官厉害的，还是安州的一起命案。安州米店赵大老板带着家丁伙计一行三人，出城收账，在距安州城五里地的黑松林处尽数被歹徒杀害。尽管官府竭力破案，但毫无线索，眼看就成了一起无头案。就在大家手足无措之时，赵家老夫人提出了一个要求，要赵大老板的堂兄和她一起去判官庙烧几炷香。大家都吃了一惊，这赵大老板的堂兄是安州城的捕头，老夫人叫他一起去“烧香”，不就是赌咒吗？莫非他与这惊天命案有什么瓜葛？老夫人说她确实是怀疑，但是苦无证据，如果捕头行得端，坐得正，未必还怕走这一遭？知府因找不到破案的头绪，感到很窝囊，就叫捕头陪老夫人走一遭，免了这嫌疑。

当夜，就在捕头和老夫人许下咒愿后不到两个时辰，捕头就被人砍了脑袋，被砍掉脑袋的，还有和他一起当值的三个捕快。其中一个一息尚存，他告诉知府，捕头暗中吩咐，要他们乔装打扮，趁赵大老板外出之机，将其谋杀。至于为什么这样做，捕头一来贪图赵大老板的万贯家产，二来他与赵大老板的妻子早有勾结，意欲做长久夫妻……

安州人无不拍手称快。此后，判官庙里的判官声名大振，安州百姓小到邻里纠纷，大到财产官司，无不跑到判官庙里以“赌咒”的方式祈求“神判”。

几年下来，安州民间不仅少有争执发生，而且民风更加淳朴。那些以前为非作歹的恶人，渐渐也都收敛习性，改邪归正。而那些强梁山盗，根本不敢进入安州地界犯事，判官庙里判官的威名，早就让他们魂飞魄散了。安州成



了一片福地。

“这都依赖于庙里判官的神威啊！”那位官员说完，虔诚地一打拱，好似判官就站在他的面前。

铁判官冷笑一声：“这么说，这安州知府，也就形同虚设了？”

“自从有了那赤须靛脸的判官后，安州百姓就不在知府门口击鼓鸣冤了。这安州知府大堂的门口，用门可罗雀来形容，一点儿不为过。”

知府赴任安州后，发现这里的百姓有官司不找官府，而是去拜庙求神，不觉感到好笑，但又无可奈何，未必自己还和一尊泥判官争着审案不成？索性做一个闲官罢了，于是他成天狩猎喝酒，吟诗作对，这一轻松就是三年。

即将告别安州的那日下午，知府大人专程去了判官庙，到了庙堂前，知府大人作揖道：“本官在任三年，所有的案子都归了你。你是不是真的那么明察秋毫呢，本官今天就要和你赌上一赌！我在安州为官三年，究竟是清官还是贪官，请你给我判一下！判得对，你继续做你的判官，为安州百姓主持公道；判得不对，你就离开安州，将这断案的权力，归还给我的继任者！”

当日夜里，知府大人悄悄调集士兵，隐藏在府邸四周。他悄悄告诉下属，他不相信那断案的是神灵，一定是暗中有人冒神灵之名行断案之实。大家听后大惊失色。知府大人笑笑说，究竟是不是，等等就知道了。

过了一阵，突然刮起一阵狂风。知府大人冷笑一声说，果然是有人冒神灵之名，赶紧给我拿下！

知府大人的话音刚落，只听得“啪啪”一阵声响，大厅里烛火尽灭。等大家再点亮烛火时，发现知府大人的脑袋已经掉了，额头上血书一个“贪”字。而那些冲出来的士兵，全被一片片树叶打伤，哼哼唧唧地动弹不得。

铁判官听了，沉吟一下，问这些官员：“你们怎么看待这件事？”一个官员答道：“在我们眼中，知府大人确实为官清廉，两袖清风。”一个官员说道，“至于他被杀这件事，也不是凡人可以做到的，我们重兵埋伏……”

“照你们这么说，他真是被判官庙里的判官杀了？”铁判官说，“既然是神灵，为何要杀一个为官清廉之人？”

“大人，请移步说话。”官员们将铁判官领到知府大人卧室，只见里面摆了一排箱子，打开一看，全是白花花的银子。

“知府大人为官清廉，但这些白银……”

铁判官拿起一锭银子，掂量了一下，沉吟片刻，冷笑一声，招呼他的将士：“抬上这些白银，即刻赶往判官庙，审判官！”

听说京城来的判官要审庙堂里的判官，安州百姓蜂拥而至，将判官庙围

了个水泄不通。等铁判官赶到，他的手下已经将那泥塑的判官用绳子绑了个严严实实。一位看守庙堂的瞎眼老头儿走出

来，问铁判官这是为何。
“你这瞎子，到这庙堂里有多少年了？”铁判官问。

“已有十多年。”老头儿答道。
“这赤须靛脸的判官是怎么显灵的？”

是不是要离开神龛啊？”铁判官问。“我是瞎子，看不见。”老头儿答道。

铁判官叫人将老头儿押在一边，先将那赤须靛脸的判官杖五十再说。人群一阵惊呼，老头儿也上前阻拦，大叫道：“你这京官也太蛮横了，判官何罪之有，要遭你毒打，难道你就不怕他降罪于你？”

铁判官冷笑道：“降罪于我？他既主持公道，为民断案，就应知道错杀无辜要该当何罪！”说着，铁判官叫将士将那些箱子打开，拿出一锭银子，轻轻一捏就碎了。原来这些银子都是泥巴做的，只是在上面涂了层银粉而已。

“这怎么可能？”老头儿惊呼道。

铁判官上前一步，将两锭“银子”塞到老头儿手里，喝道：“既是神灵，为何会错杀无辜？我看他简直是昏庸无知，糊涂透顶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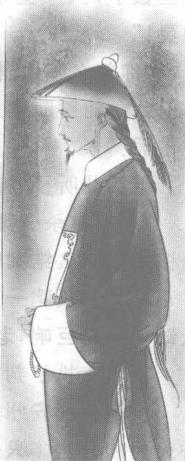
老头儿拿着两疙瘩泥巴银锭，突然大吼一声，身上的绳索寸断而开，手中的银锭化作尘土，飞扬起来。

“终于现形了！”铁判官冷笑道。

那些士兵亮出兵器，向老头儿逼过去，铁判官将他们喝下：“见了前辈，不得无礼。”

大家不解，铁判官告诉他们，二十年前，吏部有一位官员，精通刑律，断案如神，一身功夫深不可测，无数强盗、歹徒死在他的手下。只可惜这位官员因为一时疏忽，错判一案，枉杀了无辜，被皇帝革职。他自己也羞愧难当，归隐山林。

“但是没想到他并未真正归隐。”铁判官指着老头儿道，“而是跑到安州，自毁面容，扮成瞎子，假借神灵之名，行刑狱之职，成为隐侠。只可惜他又因为一时疏忽，错杀了知府大人。如若他吸取以前的教训，怎会错得这么糊涂，





这些银子，只一查验不就结了？怪只怪他太过自信，真以为自己是判官！神灵！”

“你怎么知道是我？”老头儿问道。铁判官叹息道：“我刚到吏部，就听说了前辈。能够断案如神，又有那摘花飞叶伤人的本事，这天下除了前辈，还会有谁呢？”

老头儿听了，神伤不已。

“知府被杀一案，我已审清。”铁判官道，“大清刑律，想必前辈比我熟悉，总该知道怎么结案吧！”

老头儿长啸一声，身子有如箭矢，射向那被五花大绑的泥判官，只听得惊天动地一声巨响，老头儿和那判官一起灰飞烟灭，无影无踪。

铁判官扒了判官庙，回京复命了。

没等新任安州知府到任，那判官庙又被修缮一新，比以前更加宏伟气派，香火更加旺盛。只是里面供奉的不再是泥塑判官，而是那个老头儿。安州百姓一旦有什么纠纷，照例不去官府，而是上庙，请求“神判”。

铁判官扒了判官庙，回京复命了。

没等新任安州知府到任，那判官庙又被修缮一新，比以前更加宏伟气派，香火更加旺盛。只是里面供奉的不再是泥塑判官，而是那个老头儿。安州百姓一旦有什么纠纷，照例不去官府，而是上庙，请求“神判”。

铁判官扒了判官庙，回京复命了。

没等新任安州知府到任，那判官庙又被修缮一新，比以前更加宏伟气派，香火更加旺盛。只是里面供奉的不再是泥塑判官，而是那个老头儿。安州百姓一旦有什么纠纷，照例不去官府，而是上庙，请求“神判”。

铁判官扒了判官庙，回京复命了。

没等新任安州知府到任，那判官庙又被修缮一新，比以前更加宏伟气派，香火更加旺盛。只是里面供奉的不再是泥塑判官，而是那个老头儿。安州百姓一旦有什么纠纷，照例不去官府，而是上庙，请求“神判”。

铁判官扒了判官庙，回京复命了。

没等新任安州知府到任，那判官庙又被修缮一新，比以前更加宏伟气派，香火更加旺盛。只是里面供奉的不再是泥塑判官，而是那个老头儿。安州百姓一旦有什么纠纷，照例不去官府，而是上庙，请求“神判”。

铁判官扒了判官庙，回京复命了。

神奇的水龙珠

吴宏庆

徽州城里有个富商叫刘安，中年得女，取名红叶。红叶出生后总是生病，一发病就全身发烧。刘安把附近的名医都请遍了，可就是治不好。眼见小红叶的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，刘安急得不行。

这天，城里来了个胖和尚，自称法号了缘，是京城广成寺的高僧。刘安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，忙向他求救。了缘仔细查看了红叶的身体，看着看着，他神色大变，接着又掐指算了算，口中念念有词。不多时，天气说变就变，刚才还是晴空万里，现在已经阴云密布，几声闷雷过后，豆大的雨珠就浇了下来。

这时，了缘突然抱起小红叶，冲到了雨中。刘安大吃一惊，孩子正在发烧，怎么能淋雨呢？他忙过去阻拦。不想这了缘看起来肥胖，身子却异常灵活，刘安追了一通，连他的衣角也没碰到。结果了缘硬是抱着小红叶在雨中淋了一个多时辰，等雨停后才把她还给刘安。刘安惊喜地发现红叶的小脸竟然有了血色，眼睛也睁得大大的，还在“咯咯”直笑。他这才明白，这和和尚果真不是普通人，忙请教他是怎么回事。了缘笑道：“怜爱五行缺水，所以才会如此多病。日后只要每次下雨时让她淋淋雨，定能百病不侵。”说完飘然而去。

从这以后，只要一下雨，刘安就会把红叶抱到雨里淋淋。说来奇怪，她真的再也没有生过病。渐渐地，红叶出落成一个人见人爱的美人。

这天，红叶去城隍庙上香，突然下起了大雨。路上的行人纷纷躲雨，只有她像个快乐的孩子一样迎着雨跑。突然，一把雨伞挡在了她的头上。红叶回头一看，身后是个英俊的书生。书生很关切地看着她道：“小姐，雨下大了，这样会着凉的。”红叶愣了愣，忍不住“咯咯”地笑了起来，笑得书生莫名其妙。

再说这书生，名叫张放歌，来江南一带游学。刚才被一阵大雨搅了雅兴，好在他随身带了雨伞。他看到一个姑娘旁若无人地站在大雨中，这才过来帮她挡雨。红叶虽然用不着伞，可还是很感激他，就随他走进了不远处的亭子里躲雨。